

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的历史演进、 特色及影响^{*}

蒲 瑶 唐彬君^{**}

内容提要 青年运动是时代的缩影，体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变迁。以色列青年运动的前身是建国前的欧洲犹太青年运动及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青年运动，它们践行犹太复国主义，以抵抗反犹主义、建立犹太国家为己任。随着时代演进，以色列青年运动适应了时代发展主题与国家发展任务，在不同时期承担起动员青年、团结青年、教育青年的重任。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具有高度组织化和突出教育性两大鲜明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青年运动和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是青年与国家、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在国家建设、政党发展、族群整合以及青年成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以色列 青年运动 非正式教育

国内外关于以色列青年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族群、文化、政治等宏观话题，集中探讨青年的政治参与、身份认同、青年文化以及青年教育等主题，学校是最受关注的青年活动场域。事实上，无论是就规模还是影响力而言，以色列的青年运动都是青年与国家、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但是国内研究却鲜有涉及。国外对以色列青年运动的研究进路体现在两个方面：

* 本文系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2021HZ-855）的研究成果之一。

** 蒲瑶，博士，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彬君，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一是针对其本身的研究，侧重青年运动的发展历史，将其置于政治变革的视角之下；^① 二是将其置于青年文化、青年社会化等视角之下，^② 分析其政治性下降之后，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以色列青年运动的历史演进，着重分析以色列青年运动经历时代转型后所具备的当代特色及其影响。一方面，这有利于理解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为何能够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在不同时期发挥动员青年、团结青年和教育青年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深化对青年运动的理解，跳出革命话语，拓宽对在和平年代如何发挥青年作用的认识，为激发青年运动的新活力提供借鉴。

青年运动是青年群体围绕特定意识形态形成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反映其价值诉求的社会互动形式。它的形成离不开革命语境，但是随着时代发展，青年运动的形式、结构和主题发生深刻变化，总体呈现政治性下降、价值追求多元化的特征。可以说，不同的时空塑造了青年运动的具体语境，而青年运动也同样反映并影响了一国及其社会的发展历程。本文所探讨的以色列青年运动的范畴主要是犹太群体的青年运动，他们构成了以色列建国前后青年运动的主体。建国之前以欧洲犹太青年运动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犹太青年运动的形式存在；建国之后按照意识形态的划分，以宗教性质的青年运动和世俗性质的青年运动为主要形式。

^①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7; Janiv Stamberger, *Be Strong and Brave! A Small Youth Movement in a Sea of History: The Hashomer Hatzair Antwerp (1920–1948)*, Ghent: University of Ghent, 2013; Daniel Rose, “The World of the Jewish Youth Movement,” *The Encyclopedia of Informal Education*, July 8, 2019, <http://infed.org/mobi/the-world-of-the-jewish-youthmovement/>.

^② Benjamin Wolma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Israeli Youth,”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11, No. 3, 1949; S. N. Eisenstadt, “Youth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srae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 No. 2, 1951; Michael Chen, *Educational Concomitants of Adolescent Participation in Israeli Youth Organizations*, Jerusalem: The Henrietta Szold Institute, 1969; Adler, C. Y. Peres, “Youth Movements and ‘Salon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outh Cultures in Israel,” *Youth & Society*, Vol. 1, No. 3, 1970; R. Kahane, “Informal Agencies of Social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Youth into Society an Example From Israel,”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0, No. 1, 1986; Erik H. Cohen, “Changes among Israeli Youth Movements: A Structural Analysis based on Kahane’s Code of Informa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45, No. 2, 2015.

— 以色列青年运动的历史演进

要把握以色列青年运动的独特性，离不开对其根源的追溯。鉴于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群聚居的欧洲以及巴勒斯坦地区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犹太青年运动，且对建国之后以色列本土青年运动的发展产生影响，故此处对以色列青年运动的历史梳理围绕地域以及时间两条线索展开。

（一）欧洲早期犹太青年运动

最早的犹太青年运动（Jewish Youth Movement）在 20 世纪初形成于欧洲，既具备欧洲青年运动的共性，也具备自身的犹太特征。受当时的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欧洲青年运动往往拥有为青年群体争取利益等政治目标，在大量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推翻政权、变革法律以及推动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具有先锋性和政治性。同时，“尽管大多数青年运动具有进步性，但其成员也会参与右翼运动、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或是宗教极端活动”。^① 欧洲犹太青年运动除了具备这些欧洲青年运动的一般特点之外，它们也具备自身的特征：贯彻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意识形态、组织青年参与建立犹太国家、反抗法西斯以及营救犹太同胞。

在德国，“蓝白运动”（The Blau-Weiss Movement）参照了“候鸟运动”（The Wandervogel）和童子军（The Boy Scouts）的模式，但同时适应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增加了诸如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等现实目标。^② 东欧的犹太青年运动天然地秉持犹太复国主义，大多和巴勒斯坦地区具体的基布兹（Kibbutz）相联系，它们会将成员送往巴勒斯坦地区定居。因此，很多青年运动成员接受农业训练以准备移民，他们将移

^① Erik H. Cohen, “Changes among Israeli Youth Movements: A Structural Analysis based on Kahane’s Code of Informa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45, No. 2, 2015, p. 225.

^②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78.

民巴勒斯坦地区作为个人理想，将建设基布兹视为定居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手段。青年运动成员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他们的使命感和信念感十足，在抵抗纳粹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1939年，将近10万名犹太青年加入各式各样的青年运动中。在纳粹分子开始阻止犹太青年运动和他们的活动时，这些运动转为地下秘密进行。德国占领波兰后，许多青年运动领袖从波兰中西部逃至苏联占有的东波兰，希望从那里去往巴勒斯坦；也有一些青年运动骨干重新回到德国帮助青年人抵抗纳粹分子，继续组织地下活动。波兰“隔都”（Ghetto）内的青年运动则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课程学习、研讨会、政治讲习班等，同时出版地下报纸；在华沙，他们还建立了边界情报网与其他“隔都”保持联系。“和年长者认为‘一切都会过去’的温和态度不同，青年运动领袖深信反抗纳粹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因此在华沙、维也纳和其他‘隔都’纷纷组织武装起义抵抗纳粹分子。”^①除此之外，欧洲的犹太青年运动还有其他发展，例如把德国“候鸟运动”的取向与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及童子军活动方式相结合，建立以体育为导向的欧洲犹太青年运动“马卡比”（Maccabi）；成立了旨在将犹太传统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现代目标融为一体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阿基瓦”（Akiva）等。^②

这些以欧洲为发源地的犹太青年运动具有共同属性。首先，犹太青年运动成员认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合法阐释者，希望建立独立国家，致力于平等、自由和社会正义等普遍性理想，并视自己为实现这一宏图的先锋；其次，他们关注身处欧洲的犹太同胞的命运，在抗争反犹浪潮的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再次，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犹太移民的代理人，因此重视成员的农业训练，大多数都为其成员建立了培训农场，为日后移民巴勒斯坦地区做准备。“这些属性适应并发展了年轻人所具有的矛盾特性：既幼稚又成熟，既贪玩又负责，既自发又受到组织，使青

^① Shoah Resource Center, “Youth Movements,” Yad Vashem, https://www.yadvashem.org/odot_pdf/Microsoft%20Word%20-%206378.pdf, 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4月1日。

^②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79.

年运动在呈现青春娱乐性的同时具备了一些严肃的味道。”^①

（二）以色列本土青年运动的发展阶段

与欧洲早期犹太青年运动相对，以色列本土青年运动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它们的发展以重大事件为节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30~60 年代，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大屠杀以及以色列建国，青年运动主要围绕反法西斯斗争以及建立犹太国家展开。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青年运动从流散地的青年运动中逐渐分离，呈现自己的特点。“这些青年运动极大地从传统的流散地犹太经验中解脱出来，发展了以直接、务实的言语为标志的土著亚文化（Sabra），往往呈现无政府主义的风格。”^② 青年运动被视为最重要的动员青年参与国家事业的渠道，虽然它们是由旨在培养后备军的特定政党赞助，附属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也作为具有自主性的主体，关切并回应青年成员的利益。同时，以定居点建设为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积极推进，广大青年运动与基布兹联系紧密，甚至直接将基布兹作为青年运动的营地。以色列青年运动委员会（Council of Youth Movements in Israel）在 1961 年编制的《以色列的青年运动》（*Youth Movement in Israel*）宣传册中，明确提出以色列的青年运动具有三项使命：^③ 第一，建国之后仍有大片土地待开垦，青年运动应当发挥先锋作用在荒芜地区建设定居点，推动地区乃至国家发展；第二，以色列的人口异质化相当明显，青年运动应当成为以色列族群整合的重要力量，以年轻人的团结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第三，以色列面临复杂的周遭环境和安全威胁，青年运动应当进行相关训练，帮助年轻人树立保卫国土的观念。

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六日战争”（Six-Day War）。它使得青年运动在建国之后相对平稳的发展受到考验，政治性再次突出，与多个政党相联系的青年运动成

^①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78.

^② Reuven Kahane, “Informal Youth Organizations: A General Model,”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45, No. 4, 1975, p. 22.

^③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Council of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1961, pp. 4–6.

为训练青年精英、增强后备军的主要途径。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稍有减弱，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再次强化，危机感带来的生存意识在青年运动的活动和目标中得以强化。这一时期青年运动作为政党后备军的功能突出，参与青年运动不仅可以广结人脉，表现优秀者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政党，从而获得政治职位。因此，青年运动不仅是年轻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机遇，也成为位居高层的父母为子女积累政治资源、方便其进入政界的一种方式。

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即当代以色列发展平稳时期，青年运动的政治性下降，休闲性与教育性上升。青年运动连同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服务以及其他公益服务成为当代以色列青少年非正式教育的主要形式。教育部与其合作，允许其在学校招募成员并组织相关活动，使其弥补学校教育不能达成的目标。这也促使极端正统派、阿拉伯族群、德鲁兹（Druze）族群等不同族群内部一些新的青年运动诞生，与建国前存在的青年运动所强调的先锋性质不同，它们更强调对于本族群青少年进行学校教育之外的技能培养以及价值教育。例如，2002 年建立的哈西德女性（Heichalei Oneg）青年运动，针对人群为极端正统派青少年女性，强调进行团结、谦逊和信仰教育，促使其进入社会与获得个人成就。^①

总体来看，以色列的青年运动适应了时代发展主题与国家发展任务，在不同时期承担了动员青年、团结青年、教育青年的重任。从斗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以色列的青年运动实现了教育功能更为突出、包含对象更为广泛、价值理念更为多元的发展。

二 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的高度组织化

与多数中东国家零散的、疾风骤雨式的青年运动不同，以色列的青年运动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特征。青年运动组织是青年运动的载体，是其宣传价值理念、践行价值目标、组织各种活动所依托的实体。

不同的以色列青年运动组织在建国前后的发展趋势不同，以色列青年

^① Heichalei Oneg, <https://eng.tni.org.il>Youth Movements/Heichalei-Oneg>, 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 9 月 4 日。

运动委员会编写的宣传册《以色列的青年运动》^①、以色列政府官网^②以及以色列青年运动委员会官网^③罗列了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以色列青年运动组织。这些组织的变迁反映出以色列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国内政党力量对比的变迁。青年运动依附政党，反映、传播并践行政党的意识形态。建国初期工党占据政治主导地位，大量工党性质的青年运动活跃在建设国家等实践之中；随着时代发展，工党在以色列政界的统治地位一去不返，工党相关的青年运动也不如之前活跃，附属右翼政党及宗教政党的青年运动获得迅速发展。第二，国内族群的多元化。建国初期，以色列的青年运动继承了欧洲犹太青年的衣钵，犹太世俗群体是青年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随着时间推进，宗教群体与世俗群体、犹太群体与阿拉伯群体、本土居民与新移民共同构成了当代以色列社会的多元族群。代表不

① 1961 年以色列青年运动委员会出版的宣传册中，罗列了当时规模较大的 16 种青年运动，分别是：阿基瓦之子（Bnei Akiva）、青年马卡比（Maccabi Hatzair）、以色列童子军联盟（Hitachdut HaTzofim B'yisrael）、工作青年与学校青年联盟（Histadrut HaNoar Ha'oved V'halomed）、青年卫军（Hashomer Hatzair）、伊兹拉（Ezra）、向上者阵营（Dror-Hamahanot Haolim）、犹太复国主义青年（HaNoar Hatzioni）、宗教工作青年（HaNoar Hadati HaOved）、特鲁姆佩尔道联盟（Betar Trumpeldor）、国家工作青年（HaNoar HaOved Haleumi）、青年泽沃伦（Zevulun Hatzair）、以色列学生联合会（Agudat Hastudentim Beyisrael）、联合工人党青年分支（Hahatiba Hatzeira Shel Mifleget Hapoalim Hameuchedet）、国家宗教党青年分支（Hamishmeret Hatzeira Shel Hamiflaga Hadatit Haleumit）、以色列工党青年分支（Hamishmeret Hatzeira Le'mifleget Poale Eretz Yisrael）。详见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Council of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1961*, pp. 8 – 13。

② 以色列政府官网在 1998 年刊登的《回顾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的百年历史 1897 ~ 1997》中罗列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 16 种青年运动，分别是：特鲁姆佩尔道联盟（Betar Trumpeldor）、蓝白党青年（Blau-Weiss）、阿基瓦之子（Bnei Akiva）、向上者阵营（Dror-Hamahanot Haolim）、伊兹拉（Ezra）、戈登尼亚（Gordonia）、翰伯尼姆（Habonim）、工作青年（Ha-Noar Ha'oved）、青年卫军（Hashomer Hatzair）、犹太复国主义青年（HaNoar Hatzioni）、童子军联盟（HaTzofim）、犹太定居者（Hehalutz）、青年马卡比（Maccabi Hatzair）、攀登者（Hamahanot Ha'olim）、青年犹太（Young Judea）、自由实现者（Magshimey Herut）。详见 “Youth Movements,”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s://mfa.gov.il/MFA/AboutIsrael/History/Zionism/Pages/Youth%20Movements.aspx>，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11 月 1 日。

③ 以色列青年运动委员会官网罗列出 13 种青年运动，分别是：艾瑞尔（Ariel）、国家青年—贝塔（HaNoar Haleumi-Beitar）、阿基瓦之子（Bnei Akiva）、农业联盟（Haichud Hahaklai）、哈希德女性（Heichalei Oneg）、向上者阵营（Dror Hamahanot Haolim）、青年马卡比（Maccabi Hatzair）、德鲁兹青年（HaNoar HaDruzi）、工作青年（HaNoar HaOved VeHalomed）、以色列童子军（HaTza'ir）、以色列阿拉伯童子军（Tnuat HaTzofim Haaravim Be Israel）、青年卫军（Hashomer Hatzair）、伊兹拉（Ezra）。参见 <https://eng.tni.org.il/6>Youth-Movements>，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 9 月 3 日。

同族群的青年运动获得发展，尤其是极端正统派群体、阿拉伯群体等都发展出规模较大的青年运动组织；其他以犹太世俗群体为主体的青年运动也积极吸纳少数族群，反映其利益诉求。

（一）当前以色列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

以色列童子军是以色列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青年运动组织，曾有调查显示近乎 2/3 的以色列青少年参加该组织。该组织特征鲜明，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童子军相比，它不区分男女（即 Boy Scouts 和 Girl Scouts），但是阿拉伯成员和犹太成员分开；和以色列国内其他青年运动相比，它不隶属任何政党，仅受到教育部的财政支持，不受制于政党意识形态，着力强调的是关于博爱、合作、平等等社会价值的个人义务与责任，以培养青年领袖技能和培养合格公民为主要目标。^① 同时，以色列童子军针对不同青年群体设有多项项目，通过不同的项目致力于满足诸如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新移民、身心障碍青年等多元群体的特殊需求。

以色列进步青年（HaNoar HaOved VeHaLomed，即 Israeli Working Youth），将温和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犹太文化相结合，为青年提供职业和农业训练以帮助青年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获利，它的成员活跃于以色列的欠发展区域以及基布兹运动之中。^② 它在全国共有 700 多个分支，覆盖成员数万人，^③ 其分支与机构深入边缘地区与边缘人群，在城市中的欠发达社区、基布兹地区和贫穷的城镇都有分支，10% 的 12~18 岁国立在校生是其成员；^④ 它致力于服务所有青年，在阿拉伯、德鲁兹等人群中均有分支，对于埃塞俄比亚新移民等青年群体也投入特别的关怀。以色列进步青年的政治理想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无视社会和文化身份，向所有愿加入的成员敞开大门。它的组织理念通过夏令营、基布

^① Tzofim, <https://www.israelscouts.org/tzofim-in-israel>, accessed: 2020-4-2。

^② Erik H. Cohen, “Changes among Israeli Youth Movements: A Structural Analysis Based on Kahane’s Code of Informa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45, No. 2, 2015, p. 227.

^③ HaNoar HaOved VeHaLomed, <https://eng.tni.org.il/Youth-Movements/Hanoar-Haoved-VehaLomed>, accessed: 2021-9-4.

^④ HaNoar HaOved VeHaLomed, <https://noal.org.il/english/>, accessed: 2020-4-1.

兹训练等实践活动传递。^①

阿基瓦之子（Bnei Akiva）是以色列现今规模最大的宗教性质的青年运动组织，隶属以色列国民宗教党（Israel's National Religious Party）。它将学习托拉（Torah）等宗教内容与青年组织相结合，致力于将宗教青年群体团结在一起，鼓励成员投身于建设和发展宗教基布兹。当前 12~18 岁在校生中它的成员占 15%，^② 大多来自国立宗教学校。像其他青年运动一样，它也强调正义、自由、平等等普遍价值，但是往往将它们用传统的犹太术语而非世俗视角来阐述，这些术语一般来自经过现代解释的《旧约全书》（*The Old Testament*）或是《塔木德》（*Talmud*）。这些观点强调拉比的权威，由知名拉比书写的宗教文本和解释是其组织纲领的核心部分。^③ 阿基瓦之子将自己定义为把托拉和工作结合起来的民族宗教性先锋青年运动，它宣称的目标是教育年轻人，使其效忠于托拉、犹太人和以色列，在工作中时刻铭记托拉精神。

除此之外，影响力较大的以色列青年运动组织还包括：1923 年建立于拉脱维亚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特鲁姆佩尔道联盟”（Betar Trumpeldor），至今活跃在以色列本土及流散地社团中，本土成员超过 15 万人；1919 年成立于德国的极端正统派宗教青年运动“伊兹拉”（Ezra），后隶属于以色列正教党（Agudat Israel），以教育青年人贯彻正统犹太教为目标，致力于建设基布兹、莫沙夫（Moshav）等各式社群；1926 年建立于德国的“青年马卡比”（Maccabi Hatza'ir），起初是国际犹太运动组织“马卡比”（Maccabi）的青年梯队，后来也致力于犹太移民、农业训练等活动，现今有 5000 多名成员。^④

（二）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组织的特征

1. 以意识形态为首

青年运动区别于一般的青年活动与青年团体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其坚持

^①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25.

^② Bnei Akiva, <http://bneiakiva.org.il/historya/>, accessed: 2020-4-2.

^③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27.

^④ “Youth Movements,”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s://mfa.gov.il/MFA/AboutIsrael/History/Zionism/Pages>Youth%20Movements.aspx>, accessed: 2020-4-1.

特定的意识形态。以色列建国前成立的青年运动秉持着实现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建国之后，随着国家运转的理念日益复杂化，区分出更多的青年运动意识形态。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划分出世俗取向和宗教取向两大类青年运动。在世俗取向之下，又分为和政党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左翼或右翼青年运动以及无党派性质的以色列童子军；在宗教取向之下，又分为因对宗教传统贯彻程度不同而区分出的一般宗教青年运动以及极端正统派青年运动。不同政党之下的青年运动意识形态是单一的，政治观点不同的青年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会直接分裂出去，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每个青年运动是相对同质的。

组织纲领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以色列的青年运动就将它们的意识形态转换为具体可感的组织纲领。^① 这些纲领包含核心主题、原则以及活动在现实中开展所依据的概念。这些纲领的文本制定者并非相关议题的专家，而是相对成熟的非专业成员。他们的文本（有时是口头的）建立在各青年运动特定的活动以及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基础之上。它们所施行的文本或是项目都会经历一个试用期，在那之后根据青年领袖和成员的反馈重新修改定稿。一旦修订，这些文本就会广泛传播和应用，它往往是折中的结果。以色列青年运动经典纲领的五个主题是：公共生活，道德（正义、公平、平等），社会认同（宗教—世俗的、民族的、传统的），民族构建，两性私密议题。^②

同时，虽然大多数的青年运动面向所有人群，但是少数族群的青少年在选择青年运动组织时呈现意识形态导向的聚集偏好。（1）极端正统派宗教青少年往往参与极端正统派青年运动，并且男女分开，例如女性参加“伯纳特·班特亚”（Bnot Batya）和“哈西德女性”，男性参加“皮切尔·哈德格尔”（Pirchei HaDegel）。（2）阿拉伯青少年则参与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专门的阿拉伯分支，例如，以色列进步青年目前有 32 个阿拉伯活动基地；20% 的青年卫军成员属于阿拉伯分支；以色列童子军中，阿拉伯

^①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21.

^②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28.

分支又细分为 5 个分组：德鲁兹童子军分支、阿拉伯天主教徒童子军分支、以色列穆斯林童子军分支、阿拉伯正教童子军分支以及阿拉伯学校童子军分支。^①

2. 青年自主管理与成人干预相结合

为了便于组织和针对性教育，青年运动组织内部多以年龄分层管理成员。青年运动组织的最小单元是各分支中的年龄组别，不同年龄层的成员组成小班，每个年龄组根据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成员自身的兴趣和能力进行侧重点不同的训练与其他教育活动。各组别的代表以及青年领袖和老师组成委员会，委员会通过规则和程序来管理青年运动分支，负责新成员的接纳、一般活动的组织以及场地和设施维护等工作。其中，青年领袖的角色往往由只比多数成员稍微年长一些的青年担任，保证组织的自主性程度。^② 并且，组织者在经验和专业知识上的欠缺也能拉近和普通成员的距离。青年领袖的作用不是为了替代学校老师，而是以在学校之外和青少年建立友谊以及提供健康活动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例如，尽管以色列童子军有等级结构，普通成员都有自己的青年领袖、指挥官（scoutmaster）以及场地主管（field executives），但是这种等级分层并不像军队或是学校这种强制性组织的等级分层，它限制指挥者的权力，组织者制定指令的前提是必须考虑能否被成员接受。在地方分支之上，由分支代表构成的国家大会和委员会再选举出秘书处负责整体性政策的制定以及监督日常工作的运转，而秘书处也基本是由 20 多岁的前青年运动成员担任。^③ 最终，所有的青年运动归属于全国性统一组织以色列青年运动委员会，与世界青年联盟（The World Assembly of Youth）建立联系。

虽然以色列青年运动标榜青年的自主性与自主权，但是成人的干预也无处不在。其中，成人干预的主要模式有：管理基础设施，包含提供运动所需的住房、设备、教育材料、图书馆等；直接或远程（通过所属政党、政府机构或公共组织等）控制，以维持青年运动的组织连续性和一致性；

^① Naomi Mandel-Levy, Itai Artzi, "Inform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Teenagers and Youth in Israel," The Initiative for Applied Education Research, 2016, p. 5.

^②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57.

^③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Council of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1961, p. 6.

成人提供教育项目或是社会项目，并促使其实现；基于意识形态和精神引导，组织青年参与活动等。^①

三 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的教育功能

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突破了原有的以“革命”“变革”为代表的旨在改造社会的功能取向，日渐和政府尤其是教育部合作，成为当代以色列青少年非正式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非正式教育是发源于欧洲的教育思想，主张在学校教育之外，通过社会多元主体对儿童进行知识、情感、技能等的教育，突出特点在于结构松散、场地灵活、没有固定的课程标准。历史上，犹太民族擅长使用非正式教育推进犹太认同，形成犹太非正式教育（Informal Jewish Education）理念，即受教育者自愿参与的、在团体氛围中学习犹太经典文本（Jewish Content）、经历犹太传统体验（Jewish Experience）、传递犹太价值（Jewish Value）的活动。^② 以色列的非正式教育承袭了犹太非正式教育中的教育方法和强化犹太民族身份（Jewishness）的价值取向。同时，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需要协调多方族群关系、践行民主理念，因此在传承犹太传统的议题之外，以色列非正式教育还增加了诸如公民教育、帮助移民融入、帮助弱势群体发展等主题，由此也体现出以色列的立国准则：既是一个犹太国家，也是一个民主国家。^③ 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作为非正式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指在校外以及课后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学校教育之外的补充教育。

（一）针对群体广泛

从年龄层面而言，中学阶段的青少年是青年运动的目标群体。在关于以色列青年运动的本土调研中，本杰明·沃尔曼（Benjamin Wolman）对特

^① Michael Chen, *Educational Concomitants of Adolescent Participation in Israeli Youth Organizations*, Jerusalem: The Henrietta Szold Institute, 1969, p. 53.

^② 唐彬君：《以色列“补充教育”的实质、途径与特色》，《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第80页。

^③ 唐彬君：《以色列“补充教育”的实质、途径与特色》，《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第80页。

拉维夫及周边居民中的约 4000 名 12~20 岁青年群体进行考察，得到的数据是近 2/3 的青少年参加过青年运动。^① 在近些年的调查报告中，一项调查显示约有 20% 到 25% 的以色列中学阶段的青少年参与过青年运动，或是参与过由青年运动组织的相关活动。^② 另一项关于以色列青少年课余爱好的报告显示，在抽样调查中 20% 的 7~12 年级青少年声称自己是青年运动的成员。^③ 因此，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对中学阶段在校生具有极强号召力。主要原因在于青少年在中学阶段社会交往意识旺盛，希望在班级和校园之外结交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青年运动成为其主要的选择。加入青年运动组织之后，成员的动机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从最初休闲娱乐打发时间到寻求友谊结交朋友再到为社会目标和未来生涯做准备的变化过程，教育的功能逐渐突出。

在青少年群体内部，青年运动的参与者也具有更细致的分布特点。从族群分布而言，各少数族群^④青少年参与青年运动的程度较高，并且在选择青年运动时呈现聚集状态。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青年运动是少数族群在学校教育之外重要的非正式教育途径，参与青年运动有时成为他们课外活动仅有的选项。在 2015 年耶路撒冷市政当局公布的本市青年运动组织成员数量统计表中，极端正统派性质的“伯纳特·班特亚”以 17410 名成员遥遥领先于其他数百至数千成员不等的世俗性质青年运动。^⑤ 就社会经济状况而言，一项国会研究和信息中心报告显示，目前以色列青年运动的成员中 80% 来自中上阶层，只有 20% 来自较低阶层，由此呈现城市地区青年运动成员密布，边缘地带成员分布较少的结构特征。一些青年运动在欠

^① Benjamin Wolma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Israeli Youth,”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11, No. 3, 1949, pp. 283, 291–294.

^② Kristian Brakel, H. Friederike, J. Katrin, “Israel Studies on Youth Polic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Partner Countries,” *The Euromed Youth Technical Assistance Unit*, 2008, p. 22.

^③ Naomi Mandel-Levy, Itai Artzi, “Inform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Teenagers and Youth in Israel,” *The Initiative for Applied Education Research*, 2016, p. 4.

^④ 此处的少数族群主要是指宗教意义上的极端正统派宗教人士以及民族意义上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

^⑤ 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结构松散，成员参与活动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变化性，因此很难系统统计各青年运动的成员数量。此处数据来源于《以色列邮报》记者所获得的 2015 年耶路撒冷市各青年运动上交给市政社会服务部门的报告，详见 Lior Regev, “Youth Movements in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Post*, August 6, 2015, <https://www.jpost.com/in-jerusalem/youth-movements-in-jerusalem-411353>。

发达地区中投入额外的精力和资源来招募成员，教育部也鼓励并且物质刺激青年运动向边远地区发展新的分支，甚至直接资助边缘地区的参加者。^①

（二）教育活动丰富

以色列青年运动从诞生起就采取多种贴近青少年生活的活动方式，擅长将思想教育、技能训练融于趣味性活动，吸引广大青少年参与。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的活动形式多样，就活动频率而言，有定期举办的常规活动与节假日活动；就活动场地而言，有在青年运动基地的会议室、俱乐部等举办的室内活动，也有宿营、徒步等户外活动；就活动形式而言，以下四种活动是各青年运动的核心部分。

第一，政治导向的活动。以色列青年运动非常重视价值观教育，强调社会价值、民族价值以及共同体价值，这是贯穿青少年教育的核心原则。教育部下辖的青年与社会机构（Youth and Society Administration）的目标就是“强化犹太复国主义，强化（青年）和民族与国家的联系”，这一原则高于培养青年领导力和志愿服务意识。^② 政治性的讨论和活动自以色列建国起就是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研讨会、座谈会和讲座是贯彻政治讨论的主要形式。它们涉及的主题范围广泛，从对少数族群政策、移民、经济、福利等热点问题的讨论到大规模抗议再到选举年对特定政党的支持等。^③ 以色列青年运动的政治性活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大多数理念或目标都带有乌托邦色彩或是与犹太复国主义传统有关。例如，政治讨论往往离不开历史悠久的赫兹尔的建立犹太国家的理想。其二，对于目标的估量既考虑个人也考虑集体，对于是否应该为国家目标牺牲个人利益有争论。其三，青年运动也采用一些非正式方式来推进政治社会化，经常采用模拟法庭、游戏、模仿等方式。

第二，远足（excursion）。这是以色列青年运动的核心活动之一，它不仅

^① Naomi Mandel-Levy, Itai Artzi, “Inform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Teenagers and Youth in Israel,” The Initiative for Applied Education Research, 2016, p. 4.

^② Alma Schneider, Liron Shoham, “Informal Education in Israel’s Arab Society,”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Israeli Arab Issues, 2017, p. 4.

^③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07.

可以将青年联系在一起，并且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质。多数青年运动不定期地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远距离的徒步，这些活动通常用到地图和指南针，由青年领袖进行前期的半专业式的准备。这里的“半专业”是指这些准备不像导游等专业人士的准备，它一般限于有限的知识；选择哪条路也通常与成员讨论、协商或者妥协。它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兼具严肃性和娱乐性。同时，在户外进行活动又加强了成员的自由感、自发性以及愉悦感。参与者不仅参与讨论路线，还被鼓励在远足结束时畅谈此次旅行的意义。除此之外，青年运动的远足也包含一些潜在的附属活动，如自由发言、徒步、篝火露营、小组讨论等。远足也能够传递热爱自然和国土的核心价值。例如，徒步大多数是在罗马统治时代的军事要塞、象征犹太人自由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马萨达（Masada）以及北方早期犹太定居点、以色列重要的文化与历史古迹泰尔哈（Tel Hai）等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遗址中进行；在沙漠中进行的远足强调“让沙漠开花”的实用主义价值；即使是单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远足也能体现重归朴素与和平的意义。^① 通过远足，青少年得以将童子军知识（scouting knowledge）运用于实践，了解自己的国家并学习如何在团体中生活和工作，这对于成员之后能成为社会团体中的一员至关重要。^②

第三，露营、野营。青年运动提供给成员的露营不仅是长途的，在学校节假日也会有一天或几天的短途露营。它和以色列教育部所主导的夏令营不同，教育部主导的宿营活动往往依据官方评价标准严格制定，衡量学业目标、注重即时成绩、限制个人自主表现，看重即时成果。青年运动组织的露营常在野外进行，将自由的露营和有组织的活动相结合。一般而言，露营会传递某些价值。例如，有的露营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重温美国印第安人、非洲部落或是在沙漠中生活的古以色列人的生活；有的露营则更贴近时代，关注阿犹关系、犹太族群传统或是基布兹生活。^③ 每次露营都会有例行活动，如侦察、文体活动、篝火和徒步等，这些活动将青年与其日常的环境、父母和日常活动隔断，帮助其沉淀思想、锻炼个人技能、提升个人

^①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05.

^②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Council of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1961, p. 5.

^③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06.

魅力。这些特有的锻炼，使露营带给青年欣喜、自由感，备受欢迎。

第四，农业生产活动。以色列的独特历史条件决定了扎根下来才有未来。基布兹理想是大多数青年运动的核心，它象征着一种超前的想象的共同体，被视为实现社会正义和民族构建的工具。^① 建国早期，青年运动委员会将定居点开发作为青年运动的主要使命，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实施以来有了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国土面积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荒芜的和无人定居的。以色列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有所发展。青年运动需要发挥先锋队作用，开垦荒漠。^② 当时的青年运动强调建立集体生活的纽带，高年龄段的青年运动成员常常被派往特定的定居点参加生产生活实践，由此在青年运动和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员退出青年运动后往往成为之前合作的定居点的居民，由此和该青年运动的新成员在定居点的实践活动中继续保持联系。发展至今，大多数青年运动仍会组织成员在暑假期间拿出3~4周参加基布兹生产生活。按照成员年龄，他们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不等，但与此同时仍有充足的时间运动、学习以及休闲。在基布兹工作期间，青年运动也会为他们的劳动支付象征性的薪水。这样的方式使得年轻成员既能保持先锋性，投身国家建设实践，又能适应集体学习和生活，并帮他们做出决定以后是否要加入一个定居点。

四 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的影响

与中东其他国家的青年运动相比，高度的组织化特征和鲜明的教育性是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的特色。究其根本，在于以色列的青年运动与政府保持了良性关系。一方面，以色列政府认可青年运动，为其提供合法地位和财政资助。以色列现存青年运动的认证资质与条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问题，它们多是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建国后政府开始对其进行资助，因此部分以色列学者将“以色列的青年运动如何获得政府认证”看作是自然而然（natural）的，即政府并没有制定标准来选择哪些青年运动可以得到认证。以色列政府与青年运动的关系类似一种收编，政府

^① Reuven Kahane, “Informal Youth Organizations: A General Model,”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45, No. 4, 1975, p. 24.

^②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Council of Youth Movement in Israel*, 1961, p. 4.

主动为青年运动提供合法性，将其统一纳入以色列青年运动委员会进行管理，并允许它们在学校招募成员。^① 政府和犹太事务所通过其特定的青年部门在财政上支持所有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些部门可以监督青年运动的健康和安全运转，但无权干涉任何青年运动的思想或活动。^② 目前，得到教育部认证的 14 个青年运动每年收到约 7000 万新谢克尔（New Shekels，以色列货币）的资助，资助数额主要根据青年运动所推广的项目价值，但有时也根据成员数量。^③ 另一方面，青年运动与教育部积极合作，承担了广大青少年的非正式教育。历史上的犹太青年运动已经蕴含了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军事与农业技能教育等基本内容。当代的以色列青年运动分布广泛、活动形式多样以及高度组织化的特征高度契合了非正式教育所需要的条件，使其在思想教育、技能教育、政治教育等方面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代语境塑造了青年运动的具体任务，而青年运动也反映并影响了一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依旧是青年与国家、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其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青年运动是以色列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早期犹太青年运动是推动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力量，青年运动的活动与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紧密相连。因此，作战技能、情报技能、农业生产实践技能以及移民生活能力是主要的训练内容。建国之后，以色列青年运动通过定居点建设、基布兹建设、军事力量建设等途径参与国家建设的多个领域。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与时俱进，注重培养成员的领袖技能、户外生活技能、沟通合作能力等，目标在于培养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新以色列青年，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

第二，青年运动是以色列政党传播意识形态和发展政治力量的重要场域。以色列实行议会制，但是政党林立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又造成了以色列政党政治的特殊性。现有的以色列政党主要分为五大派系：左翼、右翼、

^① 关于对该问题的理解，来源于笔者在希伯来大学访学期间与教育学院 Zvi Bekerman 教授的讨论。

^② Reuven Kahane,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 Youth: Informal Youth Movemen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81.

^③ Kristian Brakel, H. Friederike , J. Katrin , “Israel Studies on Youth Polic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Partner Countries,” The Euromed Youth Technical Assistance Unit, 2008 , p. 22.

中间派、宗教政党以及阿拉伯政党。各党派的主要意识形态和其势力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争取获得更多议席是其能够执政的关键。以色列青年运动依附政党，青年运动贯彻的价值理念取决于政党的基本意识形态。因此，扩大青年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既能帮助政党获取广大青年后备军的支持，也能通过青年践行其意识形态的活动辐射至其他社会群体，有效扩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第三，青年运动是以色列推动族群整合的重要力量。以色列社会存在多组矛盾带来的裂缝，最为突出的是犹太公民与阿拉伯公民的裂痕、犹太民族内部阿什肯纳兹人与东方犹太人的裂痕以及宗教与世俗的裂痕等。社会裂缝使得各群体在以色列国民身份之外，形成不同的次国家级身份，诸如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群体、极端正统派宗教人士、东方犹太人、新移民等。他们源于种族、信仰、移民等因素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少数群体，并且凝聚起对群体的认同归属，形成对群体之外的社会的疏远与分离，为以色列的社会稳定带来挑战。以色列的青年运动虽然基于意识形态划分，但是大多数的青年运动倡导包容多元群体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价值理念，积极吸纳不同族群成员，为不同族群的青少年提供了彼此了解和交流的机会。同时，相关活动传播平等、包容、互助等价值，积极推进现代公民教育，有效促进了社会整合。

第四，青年运动为以色列广大青少年的个人发展提供了助力。早期的犹太青年运动具有先锋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青年事业晋升的主要渠道，青年运动成员中的优秀分子往往可以在政党、公共部门以及定居点中获得青睐，成为生产建设或是政治活动的主干。随着时代的推进，青年运动作为事业晋升渠道的作用显著减弱，但是在技能提升、社会参与、结交朋辈和规划职业等方面，青年运动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培养青少年的领袖才能、沟通协作能力等都具有助力作用。

结语

早期的青年运动诞生于革命和斗争年代，号召广大青年捍卫国家利益、推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践行先锋使命。当代青年运动无论是内涵还是形式都更为丰富，青年运动组织作为青年运动的载体，是广大青年认识自我、

锻炼技能的教育平台，是他们融入同辈群体、捍卫青年利益的社会组织，更是他们深入理解社会、发展并完善政治人格的社会化场域。

青年运动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特点、需求与愿景，以色列的青年运动同样如此。青年运动是当代以色列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青年需求、凝聚了青年力量。历史上的犹太青年运动为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基础、输送了大量从事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青年精英。随着以色列建国，原有的先锋性质的犹太青年运动开始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性和革命性下降，社会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日益突出。当代以色列青年运动具有高度组织化以及突出的教育性两大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青年运动和政府保持了积极合作的良性关系，使其在推动国家建设与发展、传播政党意识形态、促进族群整合以及助力青年成长等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申玉辉]